



高原铁军的情怀

文\马永祥



提起高原铁军，你可能会疑惑，怎么还有高原铁军呢？有，他们在青海油田，他们是一支传承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的队伍，是一支用柴达木石油精神包装出来的队伍，是一支用实际行动诠释“五铁”精神的队伍，是一支驰骋在柴达木千里油气区域、全力保障油气生产的队伍。

每天清晨，当我上班路过瀚海油苑前的小树林，就能听到远处传来铿锵有力的岗位讲述：“铁的信念，为油而战；铁的安全，生命至上；铁的作风，攻坚啃硬；铁的纪律，令行禁止；铁的队伍，和谐奋进……”那是集结号，那是冲锋令，嘹亮豪迈的声音，穿透了天边的乌云，精神了初升的太阳，振奋了翱翔的雄鹰，愉悦了巍峨的昆仑，小树林上成群结队的麻雀，停止了叽叽喳喳的叫喊，侧耳聆听远处慷慨

激昂的声音，树上的叶子听着声音在晨风中跳起欢乐的舞蹈。

伴着声声岗位讲述，我来到他们身边。那是刚刚集合完毕的高原铁军，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场地上。一顶红色安全帽，一套红色工装，一双高腰工鞋，是他们全部的武装。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就像冬天雪地里绽放的红梅花，傲骨凌然；多人站在一起，便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热情澎湃，光芒四射。他们钟情于红色，因为红色象征着奔放、奋进，因为他们是石油工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奉献能源，创造和谐”是他们的使命，“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他们的心声。在和煦的阳光下，清爽的晨风里，高原铁军完成列队、岗位讲述、任务分配、安全提示等一系列规定动作后，踏着豪迈的步伐、扛着坚定的信念、唱着奋进的

歌谣，浩浩荡荡向戈壁荒漠深处的修井机出发了。

柴达木广袤无垠的沙漠戈壁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家园，纵然严寒酷暑，纵然孤独寂寞，纵然飞沙走石，他们依然征战在茫茫瀚海，日夜兼程，风雨无阻。他们头顶蓝天白云，脚踏荒漠戈壁，以日月为伴，以星云为伍，用最美的青春点亮荒漠中的每一座井架。井场就是战场，走上高高的井架，他们便是钢铁战士，红色的身影在钢筋铁骨中鲜艳夺目，鲜活了遥远的时空，让荒漠戈壁不再孤独。一张张专心致志的脸庞，一声声安全确认的指令，一遍遍熟悉熟练的操作，让荒漠中的井场欢腾起来，修井机也唱起了歌，那隆隆的轰鸣声响彻云端，让天边的晚霞动了心，露出了美丽的笑容。五星红旗在井架顶上高高飘扬，高原铁军在各自的岗位上认真

操作，修理每一口油井，安抚每一个受伤的躯体。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让人热血沸腾，世间还有比辛勤劳动的身影更美丽的吗？

人生了病有医生医治，而油井生病了有高原铁军医治，他们是诊治油气井疑难杂症的医生，再难的病症都难不倒他们。当一口口油气井在他们的精心治疗下恢复健康重新投入生产，油气产量节节攀升的时候，高原铁军露出自豪的微笑，收起装备又向下一个井场出发。

在铁军的眼里，昆仑山再高也高不过修井架，艾肯泉再深也深不过油气井。修井机上有高原铁军的理想信念，它是航标是方向，只要井架不倒，它们的信念就不倒，只要有井架召唤，他们就勇往直前。每当日夜，天边的月光将银色的光芒悄悄洒向大地，铁军男儿就站在高高的井架上守望这片寂静的荒原，远处昆仑山

挺拔的脊梁依稀可见，山顶千年不化的积雪让夜空更深沉、让云彩更飘渺，还有那繁星调皮的眨巴着眼睛，为井架上的人儿暗送秋波。昆仑山下平躺着深邃的尕斯库勒湖，晚风吹过湖面掀起层层涟漪，宛如散落在蓝色屏幕上的碎银子，闪闪发光。渐渐地她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嘴角露出温柔的微笑，让挥动臂膀的铁军男儿更加有力了。还有那翡翠湖，舒展着妩媚的身姿，在月光下翩翩起舞，那翠绿色的霓裳，驱走了夜的黑暗，驱走了风的纷扰，驱走了梦的空旷，她把最美的舞蹈跳给月亮看，跳给井架上的铁军男儿看。多么美丽的夜晚啊，多么迷人的荒漠啊，在这样的夜晚，铁军男儿站在高高的井架上坚守岗位，辛勤劳动，服务油气，只为让柴达木的每一口油气井欢畅生产，只为爱人和慈母一个满意的微笑。

红柳滩贝壳梁

文 / 映山红

诺木洪是都兰县的一个小镇，一个诗一样的名字，一个靠枸杞而闻名全国的地方。

每当夏季，茫茫戈壁滩被一片绿色环抱着，一排排整齐的白杨树和一望无际的枸杞林，在阳光下红绿相间，耀眼多目。特别是金秋十月，鲜红的枸杞燃起了丰收的希望，行走在诺木洪农场的田间地头 and 枸杞晾晒场，处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是在油画中行走。

在红柳滩逗留片刻，我们在乌图村的一棵大红柳树下吃了自带的午餐后，向诺木洪东南方向的“贝壳梁”出发。这边的路比较好走，路两旁的红柳和白刺果还是那么诱人。继续往里走，可能是一片湿地，有茂盛的芦苇和水草，穿过这片湿地后一条长达数百米的梁子呈现在眼前，在一条汨汨流淌的泉水旁，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贝壳梁”三个醒目的大字。石头的后面是用网围栏围起来的一汪泉水，从泉水中不断冒出千姿百态的贝壳。

贝壳梁其实是一道不高的沙丘，长约两公里，沙梁上布满了轮廓和纹路都很清晰的贝壳，大的如铜钱，小的如拇指，不计其数，同含有盐碱的泥沙凝结在一起，层层叠叠，形态各异，布满了整个沙梁，远看仿佛是落了一地的雪花。由于好奇，大家分别捡了些贝壳，用塑料袋装起来带回家，作为纪念。

据说，这里原本是一片碧水浩淼的古海，亿万年前，地壳经过沧海桑田的变化。留下了这些古海的遗踪。看着这些满地贝壳，就像那些在光阴中散落的生命，让人感慨万千，它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历经风雨，吟唱到了今天。

贝壳梁，戈壁深处的一大奇迹，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触摸贝壳，似乎触摸到了亿万年前大海的清凉，听到风声，仿佛听到历史的潮起潮落。

青藏的风，有青铜的凌厉与陡峭
青藏的雪，有茉莉的纯白与芬芳

青藏的山，有父亲的敦厚与威严
青藏的水，有母亲的温柔与慈怀

我似过客，踏遍了雪域
也是归人，丰润了流年

在高原，在寥廓的柴达木
我学会了从石头中取出火种

在都兰，在古老的诺木洪
那些肥沃的土壤叠加在一起

五谷绣出多彩图案。天光下
信众们把长头磕到云端

他们采摘蜜露和花瓣，他们将
缜密的心思储藏 in 青稞体内

将岁月酿成美酒，将生活谱成诗章
将炊烟还原成思念

有种蓝，或可称之为治愈蓝
那些疼痛、颠沛的文字须臾间彻悟

我们删除了寸草不生。高出
生命之土的草木都可奉为圣物

所有浑浊的事物，在青海的青里
都可被濯洗得清清爽爽

天路魂

莽莽昆仑，纵横千里
迢迢天路，绵延不绝
所有的景致都刻在路途
时光的轮子轧过天际

更多的风物在大山的褶皱里若隐若现
登上即旷远。马帮已经远去

青海青（五首）

文/欧阳牧师

端端留下他们的子孙。骆驼和牦牛
与它们坚韧的品格，烙印在高原

赤诚为引，那些想象依然有效
时间在天堑之上变为通途
途径，洪荒之地
将军的风骨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

乱石穿空，戈壁之上，望柳庄
健硕的杨柳，把人间的故事
赋以色彩，让我们在多年后回望
在血脉中回响

他们用热血祭奠河山
他们用生命和骨殖，铺就坦途
忠魂永存。记忆汇成岁月之河
车流和垭口，记录时代的畅通

5231 米的高度
复述，那段峥嵘岁月
英雄不朽，天路不朽

假象

时间推送时间，周而复始
岁月有阴晴不定的疑虑

我在诗歌里扑腾了好多年，才有勇气
和能力眺望她的丰富与深邃

从拿起笔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要在文山字海里裸奔

中年来的过于唐突。来不及挥洒
的青春
抑郁成疾，顽固而忧伤

门外等着两场雪。一场用来漂白
时光
一场用来掩埋暗影，对于焦虑只字不提

几个不肥不瘦的词语呆立于纸上

既不修辞，也不抒情

仿佛不醉一场，就无法支取
冰雪里储存的杏花红、梨花白

初雪

说到雪，就不得不说一说风
格尔木的雪，有风的属性

柴达木的风有刀子的凌厉
欲言又止的云朵飘过唐古拉山口

田亩表情愈发清瘦
几只野鸡啄食所剩无几的草籽

今冬的第一场雪来的格外轻盈
我听见大地收紧毛孔的声音

煮一壶酒吧！就着这些歪歪扭扭
的诗句
或者，杯中的桃花会笑出十里春风

“在时间无涯的荒野”，死神沿街乞讨
祂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

岁末

是时候该说一说了。说一说初冬
那场乘虚而入的雪

此时不宜重彩浓墨，不宜将风
写到骨头里去

作为文字里求生的人
我将四季的拼图，拼得色彩斑斓

时间打劫了时间。辽远里
冰封的大潮发出隆隆轰响

开湖是迟早的事。我穿越寒冬
与另一个自己，在元宇宙空廓的时光里展开话题